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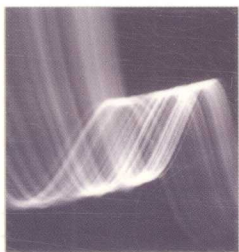


审美现代性研究文丛
周 宪/主编

Modernity and Distance:
Simmel's Aesthetic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ociology

现代性和距离

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
齐美尔美学



◇ 杨向荣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审美现代性研究文丛

周 宪/主编

现代性^和距离

——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

Modernity and Distance:

Simmel's Aesthetic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Sociology

◇ 杨向荣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性和距离：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杨向荣
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

(审美现代性研究文丛)

ISBN 978-7-5097-0571-1

I. 现... II. 杨... III. 齐美尔 (1858~1918) - 美学
思想 - 研究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8110 号

本书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现代性、碎片
和距离——齐美尔文艺美学思想研究”项目
(07JC751002) 成果。

本书获湘潭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序

周 宪

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这几年在学界很是热闹。各种论著和译著纷至沓来，种种相关话题层出不穷，许多老问题从现代性角度重新加以审视，当然，更多的新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中凸现出来。可以说，现代性是一个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

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现代性的涵义极其丰富，涉及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文化，很难明晰地加以界定。英国社会学家霍尔在其代表性著作《现代性的构成》中，就把现代性区分为四个基本层面，亦即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晚近现代性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从文化层面入手，探究文化现代性问题。这一研究趋向的形成既反映出文化现代性在整个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又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在文化现代性中，审美现代性又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领域，它在文化现代性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毋庸置疑，这在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出色分析中尤有说服力。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对现代性问题投入了较大的热情和关注。在组织译介“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的同时，一方面自己对文化现代性做了较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另一方面，我又把这一“宏大叙事”带入了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和讨论之中。在教学相长的密集讨论和争议中，逐步发展出了一些有趣的审美现代性研究的专题。这里刊行的几部书稿，就是加入其中的五位博士在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专题研究著作。他们的理论兴趣

不同，讨论问题不一，观点也不尽相同，但焦点集中在文化现代性上，尤其是审美现代性问题上。

李健的《审美乌托邦的想象——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救赎之路》和杨向荣的《现代性和距离——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算是“姊妹篇”，分别从德国社会学的两大宗师韦伯和齐美尔入手，历史地考察现代性思想如何在这两位社会学家那里被建构的。前者偏重于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与韦伯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的渊源关系的梳理，这个问题在国内有关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及其美学思想的讨论中是一个被遗忘的问题。在作者看来，这一渊源影响关系实际很是重要，它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以及交往理性的阐述中变得尤为突出了。我相信李健的这种梳理对于搞清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后者则比较集中于齐美尔社会学美学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作者颇有特点地抓住齐美尔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距离”，以此为圆心解析“距离”从社会生活到艺术活动的种种表象，进而呈现出审美现代性的复杂性。通过这一聚焦式的分析，展现了“审美印象主义者”齐美尔社会学理论中有关审美现代性的丰富思想资源。

如果说上述两部著作是一个史论性的姊妹篇的话，那么，周韵的《先锋派美学与现代性》和殷曼婷的《艺术界建构及其现代意义——当代美学的一种可能》，则可以算是审美现代性专论姊妹篇。前一本书借助于丰富的西方先锋派理论文献，凝练出若干先锋派美学的重要问题，进而揭示了作为审美现代性文化表征的先锋派所特有的美学理念。尽管在学界对先锋派的概念耳熟能详，但置于现代性语境中系统讨论先锋派的理论专著却不多见。我想，这一研究不啻是一个先锋派现代性美学观念的系统分析，对于理解现代主义运动乃至后现代主义运动的逻辑均有所启迪。后一本书是对后分析美学有关艺术界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个极有特点的观念的中国式的理论回应。自美国哲学家丹托“艺术界”理论问世之后，有关何谓艺术的讨论便转向了艺术界体制、理论、批评和行为者的分析。

换言之，何为艺术并不简单地取决于艺术品本身的特质，而是更多地依赖于艺术界中的各种体制性因素和行为者如何赋予物品以艺术品的“资格”。作者不仅分析艺术界理论本身，也力图解析出它的现代性意义及其对美学发展的影响，从中透露出对美学理论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某种判断。

祁林的《从灵韵到阴谋——传播技术视野中的艺术终结轨迹》，其主题更多地纠缠于传播技术对艺术活动的深刻影响，由此视角来审视审美现代性的建构。但是，该书又不是纯粹的传播技术本身的技术性研究，而是一种对技术的文化研究，目的在于深究技术进步如何改变了人们的艺术活动及对艺术的理解。我们知道，现代性的进程始终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从本雅明到麦克卢汉再到鲍德里亚，一直把技术对文化和艺术的影响作为反复考量的主题。本书作者贯穿这一历史线索的分析，揭橥了技术发展的文化影响，显然深化了我们对技术之文化影响的理解。

除了这五本书之外，我还要提及未列入此丛书的另外三本书。第一本书是肖伟胜的《现代性困境中的极端体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这本书着力分析了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一种常见的心理冲动——极端体验。这一冲动不仅呈现在日常生活中，更彰显于现代艺术之中。从极端体验的角度来揭示现代性及其审美冲动的形成，对于揭开许多现代艺术和美学的难题无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我们从极端体验的角度来解释这些难题时，得到的答案颇有说服力。第二本书是赵静蓉的《现代文化的转型与怀旧情结》（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分析的是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急速发展进程中，为什么怀旧像幽灵一样总是徘徊在现代性的复杂体验之中。确实，怀旧作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代性现象，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常常出现在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构成了某种对现代性激变的“制动”甚至是“反动”。正是怀旧的冲动和意绪，不断地唤起人们对现状的质疑以至批判，衍生出对过往好时光的记忆和留恋。显然，这一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切入角度与先锋派狂飙突进的未来指向

有所不同，更多的是面向过去，是从过去的体验和记忆中去怀想未来。最后一本书是尚未出版的周继武关于“艺术终结”的讨论。受制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结项的限制，未能列入本丛书。这本书专题讨论黑格尔“艺术终结”命题及其晚近发展的著作，进一步将这一命题置于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语境发展逻辑之中加以考察，揭示了艺术终结这个命题本身作为一种艺术史叙事的内在变化的轨迹。遗憾的是，这三本书未能列入“审美现代性研究文丛”，如同一首乐曲，少了一些音部与和声。

其实，这些著述的论旨始终围绕着现代性的轨道运思，努力折射出自己独特理解的光晕，这就形成了多声部的对话构架，恰似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星丛”。如今，这些著作的作者活跃在高校教学的第一线，已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目睹他们的发展，特别是见证了他们第一部学术著作的问世，我作为老师倍感欣慰！我相信，他们会在各自的学术道路上不断地辛勤耕耘，去收获那些属于自己的丰硕果实。

是为序。

2008年岁末于南京大学

目录



| | |
|-----|---|
| 导 论 | 1 |
|-----|---|

上篇 现代性

| | |
|----------------------|----|
| 第一章 现代性碎片与都市风格 | 21 |
| 第一节 审美心理主义：现代性定义 | 21 |
| 第二节 从碎片到总体：现代性路径 | 31 |
| 第三节 货币化与都市：现代性表征 | 45 |
| 第二章 现代性困境与文化悲剧 | 63 |
| 第一节 审美对抗启蒙：文化悲剧的当下语境 | 65 |
| 第二节 生命对抗形式：文化悲剧的内在实质 | 72 |
| 第三节 客观压制主观：文化悲剧的外在表征 | 78 |
| 第三章 现代性个体与生存体验 | 92 |
| 第一节 陌生人：游离的边缘人 | 92 |
| 第二节 都市人：忧郁的栖居者 | 99 |

下篇 距离

| | |
|----------------------------|-----|
| 第四章 社会学美学视域中的距离····· | 113 |
| 第一节 距离：社会学的考察····· | 113 |
| 第二节 距离：审美学的剖析····· | 121 |
| 第五章 艺术视域中的距离····· | 131 |
| 第一节 外在距离：艺术与现实····· | 133 |
| 第二节 内在距离：风格与形式····· | 149 |
| 第六章 现代性视域中的距离体验····· | 169 |
| 第一节 游戏：日常生活的审美····· | 171 |
| 第二节 时尚：平庸生活的颠覆····· | 179 |
| 第三节 冒险：现代生存的越境····· | 196 |
| 第七章 距离视域中的现代与后现代艺术····· | 204 |
| 第一节 边界确立，鸿沟生成：现代艺术解读····· | 205 |
| 第二节 跨越边界，填平鸿沟：后现代艺术解读····· | 234 |
| 结 语····· | 252 |
| 参考文献····· | 256 |
|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 264 |
| 中英文主题对照表····· | 268 |
| 附录 齐美尔简略年谱····· | 272 |
| 后 记····· | 274 |

导 论

格奥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 又译为西美尔或席美尔, 本书统一译为齐美尔）是德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巨人, 被冠以生命哲学家、文化社会学家和美学家等称号。齐美尔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思想家, 也是一个让人着迷的思想家。这种让人着迷不仅由于齐美尔那极富戏剧性的生活经历, 更由于他那极富哲性、诗性和灵性的生活感悟文字。在齐美尔的有生之年, 他与马克斯·韦伯以及埃米尔·迪尔凯姆一道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他们共享着社会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然而这个巨人, 在生前和死后却处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虽然齐美尔于1881年就在德国柏林大学凭借论文《根据康德的物质单子论看物质的本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并于1884年获得教授资格, 但由于他的犹太人身份, 加之他在学术上对传统的挑战, 迟迟未能被聘为教授。直到1901年, 他才被聘为副教授, 那时他已出版了6本著作, 发表了70多篇文章。1914年, 在他56岁时, 当他的教授资格论文被通过30年后, 他才被法德交界的斯特拉斯堡大学聘为教授。3年后, 也就是在1918年, 齐美尔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逝世。正是这个思想界的巨人, 几乎终其一生, 都是学院的局外人或陌生人。^①

① 齐美尔的一生是寂寞与孤独的一生。齐美尔在写给韦伯夫人玛丽安娜的信中曾说道：“关于我自己几乎没有有什么可汇报的事情。只有无法想象的莫名其妙的内心的兴奋与紧张。我就是在这种心情与修道院般被隔绝的堪称荒凉的局外性的存在之间的矛盾中生活着。”（参见北川东子《生存形式》，赵玉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5页）在写给胡塞尔的信中也说道：“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命运之中，我感到自己的存在完全是多余的。”（参见北川东子《生存形式》，第45页）

在德国哲学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两种形态的哲学，一种是逻辑哲学，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一种是诗化哲学，以叔本华、尼采、齐美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带着叔本华式的世纪末感伤情绪，齐美尔以敏感的听觉在大都市的嘈杂中聆听现代生命最深沉的声音。如果说本雅明是德国纳粹上台后被迫害而“流浪在破碎的世界里”，那么，齐美尔则是纳粹上台前在繁华都市中的“忧郁的栖居者”。齐美尔的这种“形而上学悲情”，在对个体生命感觉的刻画中常有令人击节的智慧闪光。在他眼里，哪怕是毫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哪怕是从来都被经院传统置于关注视野之外的琐屑文化现象，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哲学意蕴和思辨意味。

齐美尔一生著述颇多，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诸领域无不涉及。在处理研究对象时，齐美尔有意“采用小品文风格，关注于碎片化的东西，在文章中不喜欢赤露自我，以审美化的眼光审视现实，并与现实保持着距离，并注重把艺术品当作自己随笔的范式”。^①“桥”、“门”、“把儿”、“椅子”之类的小东西在齐美尔眼里成了审美的对象，而羞耻和感谢的心情在他那里也都成了哲学的主题。齐美尔常常在刚开始时不直接切入主题，而是从一个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关的事物开始探讨，进而分析所要讨论的事物的特征，最后再与讨论主题进行关联。如在分析时尚现象时，齐美尔首先以“模仿”这一大众行为方式作为切入点，然后借由模仿所造成的一种从众现象去探讨人们为什么要追求时尚和时尚的本质；再如在分析人们对佩戴首饰的心理态度时，齐美尔利用“取悦”的概念来解释一个人为何要打扮自己，外在的装饰如何发挥其功用，以及后来人们如何把地位也当作一种装饰品；又如在分析柏林贸易展览时，齐美尔更是从中世纪骑士在失去地位之后仍保持聚会的习惯来看商品展览会的意义，进而深入探究这些展览会所带给人们心理及

^① D. Frisby, *Sociological Impressionism: A Reassessment of Georg Simmel's Social Theor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81, p. 78.

感官层面上的影响。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碎片，齐美尔往往信手拈来，表面上看似漫不经心，但他的分析往往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并且能深刻揭示潜藏在生活碎片背后的社会本质的深意。

正是由于著述风格的独树一帜，这种随笔式的文风和断片式的叙述，使齐美尔的思想在表述上往往缺乏系统性和内在连贯性，很难被整理成条理分明的逻辑统一体，因而后人也很难完整系统地继承其学术思想。从旁观者的眼光来看，齐美尔的绝大部分论述都不符合学院中的“学术规则”，缺乏体系感。因此，在许多批评者眼中，齐美尔并没有把他的研究与他的哲学世界观融为一体，他的著作因此往往被评判为支离破碎和无章可循的随意性漫步。“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简直不可想象的学术和准学术的研究工作似乎显得不成系统、不成熟和——正如今天极有可能被说成——不专业的。齐美尔的同行人理解或误解了事实的表象，将他的研究范围说成证明了他的浅薄涉猎、‘蜻蜓点水’。”^①可能也正是如此，无论是在齐美尔生前抑或死后，其思想和学说都没能形成一个学派。对此，齐美尔似乎早有预感，在临死前的一篇日记中，齐美尔略带伤感地写道：

我知道我将在没有学术继承人的情形下死去，但事实也确实如此。我的遗产就如同现金，为许多继承人所分享，每个继承人都按自己天分将所获得的那部分派上用场，但是从他们的使用中，不再能够看出他们所继承的却是我的遗产。^②

齐美尔写下此话时心情的复杂和矛盾可想而知。事实似乎也印证了他的预言。后人从齐美尔的著述中各取所需，却很少有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为他们所用的思想实际上是源于齐美尔。正如一位

① 转引自齐美尔《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陈志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25页。

② D. N. Levine, ed.,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xiii.

学者所言：齐美尔有许多学术继承者，然而并不是他们之中的所有人都聪明到能够认出他们的父亲来。^①

即便如此，这并不影响他的同时代人与后辈学人对他的尊敬与高度评价。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评价：

齐美尔的每部著作，都充满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和细致入微的观察。齐美尔完全堪称是先进的思想家之一，对学界青年和同事而言，他则是首屈一指的灵感源泉。^②（韦伯）

同那些与他同时代的所谓学派大家们的像是学生提交的报告那样的工作比起来，惟有齐美尔的著作向我们提供了面向具体对象的运动的第一人。^③（布洛赫）

那个时期，无论时间长短，没有人不对齐美尔思想着迷，齐美尔是整个现代哲学领域最重要也最令人感兴趣的过渡现象。^④（卢卡奇）

齐美尔是详细描绘这个世界的碎片化图画的大师。^⑤（克拉考尔）

① G. W. H. Smith, "Snapshot 'Sub Specie Aeternitatis': Simmel, Goffman and Formal Sociology", D. Frisby, ed., *Georg Simmel: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II,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354.

② M. Weber, "Georg Simmel as Sociologist", D. Frisby, ed., *Georg Simmel: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78.

③ 转引自北川东子《齐美尔》，赵玉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3页。当然，布洛赫并不很认可齐美尔的学术研究。在布洛赫眼中，与所有同代人相比，“齐美尔的心灵最为细致。然而，他过于茫然，除了真理无所不欲。他喜欢在真理周围堆积种种观点，却既无意又无能获得真理本身。而且，齐美尔的思想精细入微，又不乏内在热情，可惜的是，哲学就在这个天生就缺乏坚实的内在信念的人手上变得过于贫乏”（布洛赫：《乌托邦精神》，转引自《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222页）。

④ 转引自北川东子《齐美尔》，赵玉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1页。

⑤ 转引自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76页。

齐美尔正是在心理主义观念论大行其道的时代，将哲学拉回到面向具体对象的运动的第一人。^①（阿多诺）

齐美尔也许是第一位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②（弗里斯比）

由于对处于萌芽状态中的社会学的贡献，齐美尔的著作——包括美学著作以及那些阐释“货币经济”的文化作用及其影响的著作——穿越于“文化社会学”的广大视域中，并因此而声名显赫。^③（海默尔）

只是到了现在，齐美尔才开始被认为是非常（也许是最）有力度和最富洞察力的现代性分析家；他被认为是一位敢于发表言论的作家，是一种异端思想，而这种异端思想在他死后多年才变成社会学智慧中的常识；他被认为是一位思想家，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合乎当时的经历；他被认为是一位开创了社会学风格的人，这种风格后来被认为是最适当的，最能符合它试图表述的社会实在。^④（鲍曼）

齐美尔不同于20世纪德国知识界的其他思想家，他处于理解德国现代主义的中心位置。他奠定了德国社会学的现代规则，并为德国的美学社会学注入了活力。^⑤（雷克）

① 转引自北川东子《齐美尔》，赵玉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43页。

② 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6页。

③ B. Highmore,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33.

④ 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281页。

⑤ R. M. Leck, *Georg Simmel and Avant-Garde Sociology: The Birth of Modernity, 1880 - 1920*,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0, p. 13.

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齐美尔确实堪称具有开拓精神的伟大思想家。虽然齐美尔没有正统的学术继承者，但他对他的同时代人及后辈学人却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如韦伯^①、卢卡奇^②、

- ① 韦伯的许多研究曾受到齐美尔的影响。弗里斯比曾写道：“韦伯在自己后来发表的著作中曾承认受惠于齐美尔，尽管他的说明经常伴随严厉的批评。和当时许多人一样，韦伯显然难以将齐美尔的研究归入某个明确的学科和传统。”（参见《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199页）列文在其所编齐美尔文选的导言中也写道：“对韦伯而言，《货币哲学》提供了一种既可以深入洞察但又分寸的社会学分析范式，提供了对近代社会及其文化中的理性化趋势无所不在的影响富有启发性的阐释。”（参见 D. N. Levine, ed.,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xiv.）斯卡夫也撰文认为，韦伯与齐美尔的学术兴趣有很多的相似处。他们都关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命运，而且在思想来源上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分析中也有着很多类似之处：都长期生活在柏林，深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都市生活经验的影响；对现代文化的诊断都带有尼采式和叔本华式生命哲学色彩；都注重从心理主义的角度来解释和剖析文化现象；都强调文化与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都关注女性文化。斯卡夫认为，都市风格、都市生活、劳动和职业问题、宗教命运、生活的伦理和审美转向、对“铁笼”生存中的自由个性的期待，以及随着资本主义文化而产生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等一系列现代性问题，都促使韦伯与齐美尔走到了一起，因此，他们是相互影响的（参见 L. A. Scaff, “Weber, Simmel,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 1988, pp. 1-30）。
- ② 1901~1910年，卢卡奇直接在齐美尔门下学习，是齐美尔的得意门生。至于齐美尔对他的影响，卢卡奇多次自认不讳：“齐美尔的《货币哲学》和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的著作是我‘文学社会学’的榜样，在那里，那些出自马克思的成分必然黯然无光，虽然还存在，但是已几乎难以辨认。我一方面依照齐美尔的榜样使这种‘社会学’尽量和那些非常抽象的经济学原理分离开，另一方面则把这种‘社会学的’分析仅仅看作是对美学的真正科学研究的初期阶段。”（参见杜章智《卢卡奇自传》，第211页）在谈到自己在1908年前后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时又说：“引起我兴趣的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我通过在很大程度上由齐美尔和马克思·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去观察他。”（参见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2页）在早期作品中，卢卡奇还说：“我对于所谓‘精神科学’方法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态度基本上是来自于青年时代阅读狄尔泰、齐美尔、韦伯著作所留下的种种印象。《小说理论》事实上就是这种精神科学倾向的一个典型产物。”（参见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序言》）概而言之，齐美尔对卢卡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青年卢卡奇从齐美尔那里学到了关于社会学的入门知识，并在齐美尔的影响下，成功地实现了从纯粹社会学到文学社会学的转换。齐美尔文化社会学研究中的审美维度对卢卡奇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卢卡奇一生的研究中，审美经验是其一直关注的问题。在卢卡奇的早期著作，如《戏剧的形式》、《灵魂与形式》、《艺术哲学》等书中，（转下页注）

克拉考尔^①和本雅明^②就从齐美尔的思想中获益匪浅。哈贝马斯曾

(接上页注②)到处弥漫着齐美尔的思想。雷克认为,“灵魂”概念是理解齐美尔在战前影响卢卡奇的关键。卢卡奇的《现代戏剧的发展历史》一书就是以齐美尔的社会学视域下的审美哲学为基石(参见 R. M. Leek, *Georg Simmel and Avant-Garde Sociology: The Birth of Modernity, 1880 - 1920*, pp. 284 - 285)。其次,卢卡奇吸收了齐美尔《货币哲学》中的“异化”思想,并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了“异化”概念。“异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但有趣的是,青年卢卡奇是在 1923 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异化”概念的,而在此之前,他主要阅读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而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正式提出是在 1932 年发表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而青年卢卡奇早在 1904 年就认真阅读了齐美尔的著作,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货币哲学》。因此,卢卡奇的“异化”概念很有可能就是借鉴齐美尔《货币哲学》中的“物化”思想。最后,卢卡奇受齐美尔“通过碎片到达总体”的分析方法影响,提出了“总体性”概念。当然,卢卡奇对齐美尔也颇有微词,在卢卡奇看来,齐美尔理解世界只注意了社会生活的一些最直接、最抽象的表面现象,却对具体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内容视而不见,因而在卢卡奇眼中齐美尔只是一个缺乏批判性的审美主义者。

① 克拉考尔也是齐美尔的学生,并且有一段时间还曾考虑在齐美尔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后来这个考虑由于某些原因而没能实现。尽管如此,克拉考尔还是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关于齐美尔现代性分析的宝贵材料。克拉考尔关于现代性的分析受到齐美尔的启发很多,正如他在《齐美尔:阐释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贡献》中所言:“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是齐美尔最先为我们打开的。”(参见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商务印书馆,第 13 页。克拉考尔曾撰写《齐美尔:阐释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贡献》,大约写于 1919 年,但此书稿后来没有出版,只存有打印稿)然而,克拉考尔对齐美尔关于现代性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并不赞同,在克拉考尔看来,齐美尔对现实碎片的体验超越了对一种僵化的表面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体验。弗里斯比在《现代性的碎片》中认为,克拉考尔对齐美尔的现代性分析模式很不满意,在他看来,齐美尔的道路必然会脱离生命领域,进而到审美领域去探求生命和形式的统一性。克拉考尔认为,这种将艺术实体化的做法,显然是一种乌托邦的审美理想,在乌托邦的审美理想中,虚幻的现实代替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此外,齐美尔关于现代性空间的剖析也成为克拉考尔“社会空间地形学”研究的关键。

② 本雅明与齐美尔并没有什么直接接触,本雅明更多是通过阅读齐美尔的著作而熟悉他的,但齐美尔对本雅明的影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本雅明的著作中很少出现对他人著作的引述,在庞大的《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对为现代性理论作出重大贡献的韦伯只字不提,甚至也很少提到马克思,但齐美尔却是一个被频频引述的名字。在《现代性的碎片》中,弗里斯比认为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起源》从齐美尔的《歌德》中获得了“起源”这一极其重要的概念,而其他的一些证据可以在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分析以及后来的《拱廊街计划》中零散找到。此外,在本雅明和阿多诺关于(转下页注)

撰文讨论过齐美尔的文化哲学思想对卢卡奇、本雅明、霍克海姆以及阿多诺等批判理论家的影响。^①甚至有学者认为，齐美尔的思想曾影响了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②

齐美尔对后来学者们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大，一方面源于其研究兴趣的广泛，另一方面也源于其思想的博大精深。正是由于齐美尔思想的斑杂性，学术界很难将其归于某一具体的学科：有学者称其为社会学家，有学者称其为哲学家，也有学者称其为美学家。长期以来，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齐美尔呈现出不同的形

(接上页注②) 波德莱尔研究的对话中，也能找到齐美尔对本雅明影响的证据：阿多诺对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研究中使用齐美尔的著作提出尖锐的反对和批评，而本雅明则认为阿多诺对齐美尔的批评存有偏见（参见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导言》）。关于齐美尔与本雅明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上，本雅明与齐美尔共享着一种体验，即对个体现代性生存的体验，在《拱廊街计划》中，本雅明涉及的社会体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现代个体神经衰弱的体验、大城市居民以及顾客的体验。而且与齐美尔一样，本雅明也是将现代性分析的出发点归之于碎片。其次，本雅明关于韵味和震惊的二元范畴与齐美尔关于艺术品与工艺品的二元范畴也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再次，本雅明提出了现代性的“新奇”特征，而在齐美尔的“时尚”理论中也可以发现它的影子。据弗里斯比分析，本雅明在分析现代生活中的时尚与商品的新奇时，曾在笔记中引述过齐美尔讨论时尚的文章。因此有理由认为，本雅明对“新奇”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从齐美尔那里汲取了灵感。最后，齐美尔对现代性的解析被安置在特定的空间架构中。齐美尔是明确指出空间背景对人类互动之社会重要性的第一个社会学家。后来，社会的空间图画成为本雅明分析“游手好闲者”和拱廊街关系、资产阶级“居室”和商品的空间分布关系的关键。

- ① J. Habermas, "Georg Simmel on Philosophy and Culture: Postscript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Critical Inquiry* 22. 3, Spring 1996, pp. 403 - 414. 在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分析了齐美尔对卢卡奇、本雅明、霍克海姆以及阿多诺等批判理论家的影响。哈贝马斯特别指出，齐美尔对青年卢卡奇的论文选题产生过影响，并给予本雅明研究现代性大都市生活的灵感。
- ② N. R. Orringer, "Simmel's *Goethe* in the Thought of Ortega y Gasset", *MLN* 92. 2. Hispanic Issue, March 1977, pp. 296 - 311. 奥尔特加是西班牙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著名艺术理论家，代表作有《大众的反叛》和《艺术的“非人化”》。奥瑞格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齐美尔的《歌德》一文对奥尔特加的影响，认为奥尔特加主要在三个方面受到齐美尔的影响：新康德文化主义、形而上学人类学和人类存在本体论。